

中國中古史研究

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
联谊会会刊

第四卷



中华
书局

中國中古史研究

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
聯誼會會刊

第四卷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中古史研究: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.第4卷/
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,《中国中古史研究:中国中古史
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》编委会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11
ISBN 978-7-101-10327-4

I. 中… II. ①北…②中… III. 中国历史-中古史-研究
IV. K24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6263号

-
- 书 名 中国中古史研究: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 第4卷
编 者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
《中国中古史研究: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》编委会
责任编辑 胡珂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11月北京第1版
201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毫米 1/16
印张20¼ 插页2 字数348字
印 数 1-15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327-4
定 价 78.00元
-

《中国中古史研究》编委会 编
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

编委会

阿部幸信	仇鹿鸣	魏 斌
安部聪一郎	松下憲一	小尾孝夫
陈侃理	孙正军	徐 冲
胡 鸿	涂宗呈	叶 炜
李昭毅	王安泰	赵立新

主 编

徐 冲

目 录

论 文

- 3 中国感生传说考/丸山雄
- 17 中古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
——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/胡鸿
- 43 东汉《乙瑛碑》增置卒史事所见政务处理：
以“请”、“须报”、“可许”与“书到言”为中心/侯旭东
- 70 刘宋孝武帝礼制改革同建康天下中心观之关系考论/户川贵行
- 86 “黄旗紫盖”与“帝出乎震”
——中古时代术数语境下的政权对立/孙英刚
- 116 洛阳万安山南原的姚崇家族墓地
——以墓志和神道碑为中心/涂宗呈
- 141 大事未毕
——唐代仕宦家庭的葬亲迁延/郑雅如

研究述评

- 167 2000年以来韩国青年学者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动向综述
/崔宰荣、梁镇诚、郑在均、裴允晔
- 218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采集简研究述评/凌文超

书 评

- 245 韩树峰《汉魏法律与社会——以简牍、文书为中心的考察》评介/刘欣宇
- 253 书评:森本淳《三国軍制と長沙呉簡》/山口正晃
- 265 森部豊《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》评介/钟焱
- 292 张文昌《制礼以教天下——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》评介/陈文龙

学界动态

- 307 日本“石刻史料と史料批判による魏晋南北朝史の基本問題の再検討”科研项目活动介绍/永田拓治
- 310 武汉大学“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”简介/吕博
- 314 第四卷编委与作者所属
- 316 稿约
- 317 撰稿体例

论
文

中国感生传说考

丸山雄

【提要】历来对于中国感生传说的研究，主要关注的都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具有正面形象的人物。这样固然可以得到一些有关王权性格的认识，但本文尝试以对抗、破坏王朝权力并带有负面形象的人物的感生传说为线索，重新思考中国王权的性格。其结果，可以看到，不管是帝王还是破坏王朝权力者，在感生传说中都被描述为从外部世界降临之人；同时，如果异物出现的地点是在人们生活空间之外的非日常世界，塑造的是一种对于该人物的敬畏观念；与此相对，如果异物出现于生活空间即日常世界的话，则又生成了一种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的恐怖形象。

绪 言

所谓感生传说，是指人与异物交感而生子之类的神话。其中，以王朝始祖为主、以帝王为中心的传说，在中国也被叫作“感生帝说”，过去一直受到重视。

出石誠彦曾叙述道，“在中国，异常妊娠、出生的故事只属于帝王”^①，他认为“这种传说的中心意思是要表明帝王乃不同于普通民众的伟大人物”^②。此后出石以正史为中心，进一步搜集史料，结果发现许多普通人的事例，又对前说进行了订正。但他仍然主张，此类传说“是为了把帝王展现为异于世人的伟大人物，并阐明他们具有神格，最终是要让这些成为天意的表现”^③。

① 出石誠彦《上代支那の異常出生説話について》，初出 1929 年，后收入氏著《支那神話伝説の研究》，中央公论社，1943 年，增补改订版，1973 年，第 157 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 158 页。

③ 出石誠彦《支那の帝王説話に対する一考察》，初出 1935 年，前掲注①出石书，第 549 页。

近年，竹内康浩也论述道：“处于世界顶点的中国皇帝，绝不只满足于成为‘完美之人’，还必须要掌握超越人类的特别力量。正是这种力量，才能使得万民信服。为此，前述‘异常出生传说’就成为一种非常必要的神话。……让这种传说获得必要性的并非史学家。正是作为史书编纂主体的政治权力，使那些神话成为了必要。”^①这与出石的观点如出一辙。

在考察中国王权的性格时，感生传说是十分合适的材料。对以出石、竹内为代表的先辈学者所阐明的观点，笔者十分赞同。但如果参考出石在修订过程中发现的帝王以外的事例，进而展开综合研究，中国的王权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？本文将尤其关注那些对抗、破坏王朝权力的人物的感生传说，希望以此为线索，重新检讨中国王权的性格。

需要说明，本文没有处理西汉后期以降出现的纬书史料。理由是它们带有高度的思想性，并且多数只留下残缺的片段。

一、褒姒、桓玄、刘武周的事例

以下将举出一些破坏王朝权力的人物的感生传说，并确认传说形成与传承的背景。

首先来看导致延续了两百多年的西周王朝灭亡的褒姒的情况。关于她的出生，《国语·郑语》所载史伯的言语中保留有如下叙述：

《训语》有之曰：“夏之衰也，褒人之神化为二龙，以同于王庭，而言曰：‘余，褒之二君也。’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，莫吉。卜请其禱而藏之，吉。乃布币焉，而策告之。龙亡而禱在，楛而藏之，传郊之。及历殷、周，莫之发也。及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，禱流于庭，不可除也。王使妇人不帟而噪之，化为玄黿，以入于王府。府之童妾未既牝而遭之，既笄而孕，当宣王时而生。不夫而育，故惧而弃之。为弧服者方戮在路，夫妇哀其夜号也，而取之以逸，逃于褒。褒人褒姒有狱，而以为入于王，王遂置之，而嬖是女也，使至于为

① 竹内康浩《中国の歴史書》，《史流》39，2000年，第43页。

后，而生伯服。”^①

乍看之下，这个传说讲述了一个西周末期的故事。然而按照笔者以往所论^②，它设定了一个漫长的时段并具备丰富的细节，应该理解为是事后经过相当时间才形成的说法。与这段文字大致相同的内容也见于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。其中提到伯服出生的结果是，幽王“竟废申后及太子，以褒姒为后，伯服为太子”，原来的太子宜臼（后来的平王）被废黜了。

对此，唐代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有所说明：“《左传》所谓‘携王奸命’是也。”褒姒所生伯服即后来的携王，“携王奸命”之语见于《左传》“昭公二十六年”条王子朝发布的通告。对这句话，唐代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（《左传正义》）引用含有“周二王并立”一语的《汲冢书纪年》加以注释。由以上探究可知，褒姒一方是为周平王所击败的势力^③。

此后，周王室步上衰退之途。而褒姒的存在被认为是重要原因，围绕于此的传说，渐渐具备了负面形象，并被传诸后世。

接着，把时代下移，再来看看东晋末逼迫安帝禅位而短暂称帝的桓玄的出生传说。在《晋书》卷九九《桓玄传》中，可以见到以下记载：

桓玄，字敬道，一名灵宝，大司马温之孽子也。其母马氏尝与同辈夜坐，于月下见流星坠铜盆水中，忽如二寸火珠，罔然明净，竟以瓢接取，马氏得而吞之，若有感，遂有娠。及生玄，有光照室，占者奇之，故小名灵宝。^④

一般认为，桓玄是在东晋贵族阶层的支持下展开篡夺行动的。然而，肉刑的复活、官僚的腐败等招致社会的混乱，仅数月桓玄便败死于刘裕（后来的南朝宋武帝）等人发动的政变，其家族也遭到族灭。随之安帝复位，东晋王朝在十几年后灭亡。考虑到这样的状况，可以认为，在桓玄的事例里，其负面形象同样寓于

① 徐元浩撰，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《国语集解》，中华书局，2002年，第373—374页。

② 丸山雄《中国古代における玄鳥伝説の発生と展開》，《早実研究紀要》37，2003年；后收入氏著《中国關係論說資料》46，2004年（平成十六年）分，第1分册（增刊），第97页。

③ 关于此间史实，可参考吉本道雅《周室東遷考》（《東洋學報》71—3、4，1990年）等文。

④ 《晋书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1974年，第2585页。

事迹的传承过程之中。

时代继续下移(东晋之后亦有事例)。众所周知,隋末动乱的规模相当巨大。在李渊建立唐朝以后,各地仍有群雄割据,刘武周即是其中之一。关于他的感生传说,见于《旧唐书》卷五五本传:

刘武周,河间景城人。父匡,徙家马邑。匡尝与妻赵氏夜坐庭中,忽见一物,状如雄鸡,流光烛地,飞入赵氏怀,振衣无所见,因而有娠,遂生武周。^①

据《刘武周传》可知,他曾勾结突厥,僭称皇帝,并一度攻陷作为唐王朝发祥地的太原,但后来因背叛突厥,为突厥所杀。自举兵以来一共六年。紧接着上引感生传说,本转载有刘武周之兄的一句话:

汝不择交游,终当灭吾族也。

他的预测成为了现实。在这一故事的传播过程中,也能看出刘武周的负面形象。

根据上述褒姒、桓玄与刘武周的感生传说,我们重新确认了如下结果:即无论是在王朝权力的衰退期还是在形成期,对抗、破坏王朝权力之人也和帝王一样,留下了感生传说(三人均短暂登上王位、帝位,或僭称帝号,但并未使新建的王朝兴盛)。从中,我们同时见到了建国者与亡国者的身影。

可以认为,褒姒、桓玄、刘武周的感生传说都是在各自负面形象的影响下形成与传播的,从中我们能抽绎出什么共同点?成为交感对象的异物,其主题本身在三者之间并不相同。然而可以确认的是,异物出现、或遭遇异物的场所,在褒姒与刘武周的事例里,均被设定为“庭”。而在桓玄的例子中,《晋书》虽没有明确记载异物出现的地点,但不难推定应也是“庭”。可以补充的是,在鲁迅辑《古小说钩沉》所收南朝宋刘义庆撰《幽明录》(唐瞿昙悉达撰《开元占经》卷七一所引)里,有与《晋书》大致相同的记载,其中就将异物出现的场所记为“庭”。

^① 《旧唐书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,1975年,第2252页。

那么,帝王感生传说的情况又是如何?首先来看看殷、周、秦、汉的始祖传说。

二、帝王感生传说的事例

殷、周、秦、汉各自始祖的感生传说,见于《史记》诸本纪的开头部分。

殷契,母曰简狄,有娥氏之女,为帝喾次妃。三人行浴,见玄鸟堕其卵,简狄取吞之,因孕生契。(卷三《殷本纪》)

周后稷,名弃。其母有邰氏女,曰姜原。姜原为帝喾元妃。姜原出野,见巨人迹,心忻然说,欲践之,践之而身动如孕者。居期而生子。(卷四《周本纪》)

秦之先,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。女脩织,玄鸟陨卵,女脩吞之,生子大业。(卷五《秦本纪》)

高祖,沛丰邑中阳里人,姓刘氏,字季。父曰太公,母曰刘媪。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,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,太公往视,则见蛟龙于其上。已而有身,遂产高祖。(卷八《高祖本纪》)^①

在殷的例子中,异物出现的场所没有被明确述及,但从“行浴”部分可知,其地点当为野外的水边。殷的始祖传说,在《史记》之前,亦见于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、《楚辞·天问》、《楚辞·九章·思美人》、《吕氏春秋·季夏纪·音初》,其中《天问》、《音初》提到了场所,均为“台”。但这些并不是感生传说。这种叙述在发展为像《史记》那样的感生传说之后,与异物遭遇的地点便移向了野外的空间。而且在这之后,西汉刘向撰《列女传·母仪传》载简狄“浴于玄丘之水”,前秦王嘉撰《拾遗记》卷二则称简狄“游于桑野”。记载虽有所不同,但可以确认地点都是在野外的空间。

其次,在周的例子中,因为有“出野”这样的明确记载,可知地点是在野外的空间。与殷的例子一样,在《史记》之前,我们可以在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、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、《楚辞·天问》、《列子·天瑞》中看到成为感生传说以前的周的始祖传说,但这些记载都没有明确提及地点。另外,秦的感生传说也没有说明地

^① 以上引文分别见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,1959年,第91、111、173、341页。

点。而在汉的传说里，据刘媪“尝息大泽之陂”可知，异物出现的场所仍是野外的空间。

异物出现于野外的空间，这样的主题在禹的感生传说里也可以见到。关于禹的诞生，有多种记载保留下来^①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云：

禹生于石，契生于卵。^②

对此，东汉高诱注曰：

禹母脩己，感石而生禹，折胸而出。

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的原文本身并非感生传说，而东汉高诱所述却是。但或许是受限于注释的性质，该记述过于简略，并未见到场所的设定。在此后东汉赵晔撰《吴越春秋·越王无余外传》中则可见到：

禹父鯀者，帝颛顼之后。鯀娶于有莘氏之女，名曰女嬉。年壮未孳，嬉于砥山，得薏苡而吞之，意若为人所感，因而妊孕，剖胁而产高密。^③

以上我们考察了中国古代帝王的感生传说，可以确认，异物出现的场所大都被设定为野外的空间。而在先前所述兼具建国者与亡国者双重身份之人的事例里，异物出现的地点与此存在决定性的差异。

那么在中国古代，野外的空间究竟是怎样的场所呢？伊藤清司曾有这样的论述：“那些生活在共同体之中的人们共同饲养猪、山羊等家畜，并将邻接乡邑的林野开辟为田地（耕地），在其上种植粟、黍等主食，以此谋生。他们有时结伴前往附近的山丘、森林猎捕小型动物，或在川泽中抓捕鱼虾贝类。然而，那些由田地和乡邑构成的生活空间才是当时人们的小宇宙，亦即所谓的‘内世界’。在‘内世界’外侧，绵延着遮天蔽日的茂林丛藪，或是令人恐惧的、一片死寂的沼泽，以及无边无际的原野，远处还有山岳耸立的别样世界。在这种‘外世界’里，野兽、猛禽出没，

① 工藤元男《禹の変容と五祀》（初出1992年，后收入氏著《睡虎地秦简よりみた秦代の国家と社会》，创文社，1998年）对大禹信仰、形象的多样性进行了广泛考索。

② 何宁《淮南子集释》卷一九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1336页。

③ 周生春《吴越春秋辑校汇考》下卷第六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01页。

蝮蛇横行,是可怕的‘野生空间’。”^①若参考这样的说法,我们可以认为,这种在乡邑、田地构成的生活空间外侧绵延的空间,是异于日常世界的非日常世界。

另一方面,中国古代的“庭”又是何种空间呢?高木智见对此有过正面考察。他认为,“概言之,‘庭’是人们生活场所中的必要设施”^②;并注意“在人工建筑物中,‘庭’是仅有的对天、地均开放的露天空间”^③;进而指出:“处于当时建筑物里核心位置的‘庭’,是与从根本上规范着中国人的祖先观念、天的思想相对应的设施,在‘庭’里,祖先神会直接降临,天亦通过鸟、植物等具体的形态展现其意志。亦即‘庭’是人们与人间之外的存在进行交流并获取其意志的场所。”^④参照这一观点,可知“庭”处于日常世界的中心,并且是带有特别意义的重要空间。此外,如高木已经确认的那样,在“庭”里所展现的天意,有祥瑞与天谴两个方面,由此我们亦可明白,它是含有两面性的场所。

这里我们再回到上文所见之感生传说,不难看出,无论是帝王的场合还是破坏王朝权力之人的场合,他们都被描述成来自外部世界。只是,如果异物出现的地点是在人们生活空间之外的非日常世界,可以说它塑造的是一种对于该人物的敬畏观念;与此相反,当异物出现于生活空间中心的时候,则可以说生成了一种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的恐怖形象。依据高木的见解,可知“庭”是具有两面意义的场所,而若就感生传说来说,搅乱生活世界的结果,毋宁认为是向负面形象一方倾斜的。

三、梦中的交感

在上文所见以外的感生传说又是什么样的呢?目前收集感生传说最多的应是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出石诚彦《支那の帝王説話に対する一考察》一文。感生传说从中国古代发展到明、清,经历了漫长的时期。以下将按照出石所搜集的传说进行考察。除了先前已见,出石收集的魏晋以降的感生传说多达近三十例(如果再加上诸如妊娠后出现异常现象等传说,数量还会大增,此处暂不将其纳入考虑)。

① 伊藤清司《中国の神獸・悪鬼たち——山海經の世界》,东方书店,1986年,第2页。

② 高木智见《古代中国の庭について》,《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》16,1992年,第41页。

③ 同上文,第51页。

④ 同上文,第59页。

通观这些事例，马上会注意到，其中有二十四例的交感都发生在梦中。对于这一点，出石已有关注并进行了考察。关于梦本身，他指出“古代汉民族之间存在一种观念，认为梦与后来会发生的事实具有密切的关系”^①，关于感生传说，他叙述道，“它指的是因梦见瑞征便产下帝王、后妃或其他与之相当的伟人一类故事，所以感生传说本质上属于认为梦会符合于后起事实的思想的变形”^②。

又在这之中，有异物出现，或者可以见到遭遇异物地点的，不过八例（在出石收集的近三十例中，除此八例，几乎都未见到地点设定）。八例中，可将与异物遭遇的场所推定为野外的，仅有《北史》卷八《齐本纪下》中齐后主一例：

后主讳纬，字仁纲，武成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胡皇后，梦于海上坐玉盆，日入裙下，遂有娠。天保七年五月五日，生帝于并州邸。^③

另一方面，遭遇异物的地点在居住空间的，则可以找到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等例子：

世宗宣武皇帝，讳恪，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。母曰高夫人，初，梦为日所逐，避于床下，日化为龙，绕已数匝，寤而惊悸，既而有娠。太和七年闰四月，生帝于平城宫。^④

这些例子与前文所得到的结论不符，应该如何解释？

我们再来参考一下中国关于“梦”的研究。刘文英的《中国的梦判断》^⑤，从《庄子·齐物论》、《荀子·解蔽》、《墨子·经上》说起，对包括朱子、王夫之（王船山）在

① 出石誠彦《上代支那史籍に見ゆる夢の説話について》，初出1937年，后收入氏著《支那神話伝説の研究》，第668页。另外还可参考湯浅邦弘《中国古代の夢と占夢 序論》（《語学文学》26，1988年）、湯浅邦弘《中国古代の夢と占夢》（《島根大学教育学部紀要（人文・社会科学）》22—2，1989年）、高木智見《夢にみる春秋時代の祖先神——祖先觀念の研究（二）》（《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》14，1989年）等文。

② 出石誠彦《支那神話伝説の研究》，第662页。

③ 《北史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1974年，第286页。

④ 《魏书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1974年，第191页。

⑤ 刘文英著，湯浅邦弘译《中国的梦判断》（东方书店，1997年。据原著《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》摘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9年）。另外，湯浅的《訳者あとがき》对中国的梦的研究史进行了整理。

内的大量有关“梦”的学说,进行了详细、认真的考索。她论述道,“在先秦时代,中国的哲学家已经触及睡眠的心理特征、梦与觉醒的区别这些重要问题”^①,指出中国古代已经明确区分了梦与觉醒的界限,在此基础上她提出,梦中的时空感觉具有凝缩性、无限性、跳跃性^②。总之在梦中,时间、空间并不存在限度。

至此,我们可以考虑两点解释。一点是,遭遇异物的场所本来应该设定为野外的空间,但由于交感发生于梦中,所以即使缺少地点的设定,或者把地点移至生活空间,也不会存在不协调感。另一点是,感生传说很可能已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渐渐形式化、简略化了。

下面《魏书》卷二《太祖纪》的记载也可以说是一种折衷型的例子。

太祖道武帝,讳珪,昭成皇帝之嫡孙,献明皇帝之子也。母曰献明贺皇后。初因迁徙,游于云泽,既而寢息,梦日出室内,寤而见光自牖属天,焮然有感。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,生太祖于参合陂北,其夜复有光明。昭成大悦。^③

北魏道武帝的诞生,源于其母行于野外而寢息。当此之时,她梦见日光照入室内,醒来看见光芒从天而降、透过窗牖,继而有娠。那么她到底身处何处呢?或许可以认为,故事中的“游于云泽,既而寢息”这一与汉高祖刘邦相同的要素,是在后来加入的,这样操作是为了提升第一代皇帝传说的权威。亦即若只有梦中的交感,可能让人觉得不够有说服力,于是便又利用了野外空间这一要素。

此外,对于出石收集的近三十例感生传说,如果通观其中作为交感对象的异物,日光之类的光可以数出十七例,相较之下,其他的气、天、神·神人、仙人、龙、龟、黑、蛇、菖蒲花各自不过一两例。基于此,以下将对梦中交感这一主题的由来进行考察。

四、妊娠后异常情况的叙述

由于最初在汉高祖刘邦的感生传说中即有“梦与神遇”的记述,所以梦中交

① 刘文英著,湯浅邦弘译《中国の夢判断》,第57页。

② 同上书,第211—221页。

③ 《魏书》,第19页。